

徐水文史資料初稿

政協辦公室編印

第10期

1988.



王铁庄老调戏会发展简史

供述：王明辉

整理：敬培英

相传，清朝乾隆年间，王铁庄村就有戏班组织，其主持人叫管事人。据说，那时王铁庄村的人们非常好戏，尤其爱听^爱看老调。该剧起源于安州白洋淀一带，是在民间流行的“时尚小令”的基础上吸收了地方说唱艺术的唱词和故事情节及山西梆子的板腔结构，逐渐发展、形成别具风格的独特剧种。唱腔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朴实、高亢、清婉，从而广为群众喜爱。在安州（今安新县）、安肃（今徐水）县东部村庄倍受欢迎。历来王铁庄村有每年必唱三台戏的习俗。即立秋前后的“挂锄戏”、冬至前后的冬闲戏和春节期间的年戏。王铁庄的人们虽然好戏，但当时的戏班往往不能独自演出，常常聘请安州的南（边吴）、北边吴村的老调戏班的教师演员和本村戏班合演。

到清朝嘉庆年间，本村王老志的祖父（王介五的曾祖父）非常好戏。其家境较好，在村中颇有威望。他首先捐出五十吊钱，号召村里人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组织了本村十多名相貌端正，说好唱的青少年为演员，每年由村民自愿捐麦二十石做为经费，剧团就这样成立起来了，当时叫“王铁庄戏会”。

戏会成立后，先派出几人去安州南边吴、北边吴村戏班学戏。这样很不容易学成一出戏。后来就聘请该剧团名演员来村，在王家

为戏会授戏。当时教戏没有剧本，只是靠老师一字一句地教，学员一句一句地死记硬背。由于老师苦心教，学员认真学，不分昼夜地排练，很快就学会了《闹火炉》、《洪书剑》、《国公图》、《战长沙》等十几出戏。他们不但在本村和县内其他村演出，被一些有钱有势的大户请去唱“堂会”，还常去满城、易县、容城等地演出。那时由于各地戏班少，而王铁庄的戏会的技艺又比较高，所以深受各地群众的欢迎。这时，戏会的主要演员有赵老同（青衣）、赵老顺（白脸）、王老纯（武生）、赵老施（花脸）、王老林（明生）、刘老兴（武明生）。教戏的老师叫张门楼，又名成儿。该人很有胆识，一次，他带王铁庄戏会出门，行程至水域，渡船与一官船相撞，眼见要惹出乱子和灾祸，他急中生智，对那官船伴称“这是状元老爷子的戏班”，那官船听是“状元船”，先是一怔，且见船上人多势众，便不声不响地避开了。自此以后，人们给张门楼起了个绰号叫“状元成儿”，称王铁庄戏会为“状元会”。

常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是有名的主要演员，他协助同乡王

光绪年间，王铁庄村的王树山在清朝官室当御表缝。对本村的三台戏每年必看，他为故乡有这样一台好戏而深感自豪。大太监刘××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有一年的春节和他一起来王铁庄看戏，那天唱的是《闹火炉》，刘太监看得如醉如痴，赞不绝口。他说在皇宫中也看不到如此好戏。回宫后，刘奏明圣上，光绪皇帝对此事非常感兴趣，赐给匾一面，匾上绣有御笔亲书的“王铁庄子弟会”几个

大字，并赏银二百两，以示皇恩。

受封后的戏会声誉大振。他们更新旗鼓，又自购自置服装道具，技艺也大有长进。方圆百里甚至几百里的百姓们都知道土铁庄的戏好。在此以前，该戏会在外地演出，常遭到地痞、流氓的捣乱和官僚恶霸的欺辱，历尽了艺人的艰难。受皇封以后，每当演出时，他们总是先把御旗悬于戏台右侧上首，以示戏会的荣耀与威严。自此，远近都知道“状元会”有此土牌，腰杆硬，没有人敢欺负了。

清朝末年，戏会已有相当可观的规模，以演员技艺到演出节目比原来也有了新的发展。戏会负责人除王德华外，还有王有华和王德祥。主要演员除王再兴（三花脸）、王万明（花脸）、王闯（武生），还有安老贺、王老祥。到民国初年，戏会已有三十多人。剧目发展到三十多个。有《下边庭》、《六郎告状》、《何渊府》、《下河东》、《李翠莲上吊》、《粘鱼墙》等。一九三四年，发展到四十余人。负责人是王广成。他不但有一定的领导水平，而且戏唱的也非常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是有名的主要演员。他协助南邵庄组建了老调戏会。主要演员还有王明辉（老生）、唐树清（青衣）、张贺田（刀马旦）、王卓（胡生）、王冬云（武生）、王茂兰（文丑）。教师是北边翼的张老功、褚树林。剧目有：《伍子胥过江》、《困寺》、《反云南》、《夜战马超》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徐水，戏会停止演出。一九四〇年，在区干部刘耕同志领导下，村里党员王跃、王哲联

合了一些演员，为配合抗日、揭露敌人，教育人民，以北营惨案为内容编排了一些节目，痛斥了地方奸奸出卖民族、投靠日寇残余无辜民众的罪行，进一步激发了人民抗日到底的决心。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占领了县城。王铁庄村就成了打击敌人、支援前方的阵地。戏会为配合解放战争，教育和鼓舞人民发展生产，支援前方，打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除适当演出一些传统节目外，着重编排了以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欺凌人民为内容的《今日刽子手》，并编排了《支前》、《抬担架》、《救伤员》等小节目到各地演出，很受群众的欢迎。曾多次到区领导和县委路东办事处领导的表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心大振，百业俱兴，王铁庄戏会亦获新生。戏会改名为剧团。剧团人员日益壮大，由原来的四十多人发展到五十多人，以老演员王明辉、王登云、杨印堂、王介五等为骨干，又招收了一批新演员。服装道具不断更新，演出节目推陈出新。在大力排练传统戏的同时，为配合形势积极排练新戏。如在宣传贯彻婚姻法时，排演了《小二黑结婚》、《刘巧儿》、《小女婿》等。在抗美援朝时期，排演了现代戏《红嫂》和传统剧《唇亡齿寒》等。《唇亡齿寒》是北边吴村周双宝教师口授的。

一九五五年，全县戏剧在孤庄营汇演时，王铁庄老剧团以此剧参赛，荣获第一名，得奖旗一面。这时剧团的团长仍是人称“王老板”的王广成。他不但是整个剧团的领导和组织者，还是导演

和主要演员。他在剧团内享有很高的威望、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因此，老演员精神焕发、新演员兴趣很高，刻苦学戏，演出水平不断提高。王铁庄剧团形成了具有服装道具新颖，演员阵容整齐，表演艺术水平较高的新型的农村业余剧团。传统剧目除《唇亡齿寒》外，王明辉主演的《调寇》在观众中也颇有名声。由此，演出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在本县和邻县进行营业性演出，并开始进入城市。

一九五六年春，到保定市和平剧场联系演出，当时城里人印从象出发，对农村业余剧团存有疑虑，以试试看的态度应演。剧团成员也擦着一把汗。县文化馆领导对剧团到保定演出很重视，但也很担心，便派了两名同志随剧团同往。结果，演出六天，场场座满，深受欢迎。农村业余小剧团居然登上大剧场，震动了保定府。此后，不仅陆续到杨柳青、唐山、山西等地演出，还到内蒙古乌拉扎前旗演出近一年的时间，受到了当地观众的好评。

过去剧团的演员学戏、演戏都很艰苦。学戏无剧本，靠一句一句死背硬记。外出演戏，都是车拉道具戏装，演员步行。就是一九五六年到保定那次演出，往返一百二十多^结里，演员们亦是肩背铺盖步行。回来时，剧团领导^结每人发五角钱的火车费，大多数演员还是走回家的。

旧社会唱戏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不招收女演员，女青年也不愿到剧团去学戏。王铁庄剧团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收了第一名女演员，叫张锦花。她当时才十二岁，性情开朗、热心好学，进步很快，以后

不仅成了剧团的主要演员，而且在一九五七年被聘到高阳老调剧团。一九五九年随同其老师周双宝到了保定地区老调剧团，并入了党。先后在该团当演员（采旦）、导演、副团长。此外，还有女演员王金蟬、唐玉花。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发展到近二十人。

一九五八年，以王铁庄剧团为主体吸收南邵庄和其他地方的部分优秀演员成立了“徐水县老调剧团”，驻在县西瀑河水库贾庄村，人员达六十多人。县委、县政府对老调剧团很重视，派文化馆干部王树田同志为负责人，后又调已在公社工作、原王铁庄剧团负责人王介五返回剧团任团长，原剧团老演员王明辉任指导员。先后筹集资金十多万元为剧团购置了道具、服装，剧团装饰一新。老调剧团成立后，除在县作汇报演出外，基本上是以慰问民工为主要任务。在县委副书记刘卜等领导的带领下，先后到安各庄、西大洋、龙门、刘家台水库、白洋淀大堤等工地为民工和驻地居民巡回慰问演出，鼓舞民工斗志。这年秋末，在县里为中央文化部周扬等领导作了汇报演出，受到了好评。

一九六一年，徐水和容城、安新三县分开，由于剧团人员变动很大而下马。剧团的全部戏箱归回王铁庄，作为原王铁庄剧团设施的折旧补偿。从此又恢复了王铁庄村亦农亦艺的业余剧团，与南邵庄和正村三村联合演出，坚持活动。三年困难时期，剧团的经济收入相当少，有时连饭都挣不出来。剧团活动受到影响。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剧团停止了传统剧目的演出。

排练了《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斗古城》等现代戏。除不断到外县、北京郊区演出外，还多次到涿县等地，为部队营房作慰问演出，受到部队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表扬和奖励。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铁庄剧团如久旱禾苗逢甘露，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得到了正确的贯彻执行，人心思艺，节目翻新，景气盎然。年已七十六岁高龄的土广成和老演员土明辉、魏风英为负责人，组织了以魏淑兰、李秀花、赵金明、土登云等主演演员为主体的剧团，并吸收了一批新演员。在排演恢复过去已上演的传统节目同时，又排练了《渔光曲》《刘海砍柴》《杨金花手印》《金鳞记》等新的传统节目。他们一面整顿，恢复传统剧目，修整服装道具，一面积极筹办戏校。

王铁庄老调剧团，从戏班到戏会，至老调剧团，经历了上百年乃至二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在不同时期，发挥了不同的历史作用，涌现出了一批批优秀演员。曾在王铁庄老调剧团当演员的，现在有不少人成了外地剧团的骨干。如保定老调剧团的导演、副团长张锦花，石家庄南丝弦剧团的武生王少堂等。还有许多到外地从事戏剧工作的，如去内蒙的范答尔（内蒙某旗晋剧团的团长）、王小乱、赵小生、田四全等都是戏剧舞台上的骨干。

总之，王铁庄老调剧团不仅为活跃民间文化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为社会培养、输送了一定的文艺骨干和人才，为发展社

会主义文艺作出了贡献。

(作者系崔庄乡文化站辅导员，县政协文史委员会通讯员)

。组织了出動文艺委员会

(组织委员会负责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文艺普及)